



鮫埼亭集卷二十六

鄞全祖望 紹衣

行狀

明浙撫右簽都御史前分巡寧紹台道金壇于公
事畧

于公諱穎字穎長一字九瀛南直隸金壇縣人宗禎卒
未進士累官尚書工部員外郎知直隸順德府再知陝
之西安府以事罷官尋復起為尚書工部郎知紹興府
越人最重在水利前此以賢太守著者東莞彭公誼淳
梁戴公琬富順湯公紹恩至湯公築三江應宿閘以洩
水而越之水乃大治然三江閘在下流能洩水不能引

水能禦潦無以處旱崇禎之末遭苦旱左都御史劉公宗周家居謂惟通麻谿堪更于堪之上流通茅山間則可以引潮抽鹹蓄淡而歲雖旱不為災及其潦也則閉之是皆本淳梁戴公成規也諸紳余公煌姜公一洪以為良策而蕭山愚民挾形家之言阻之萬方極口詈劉公時持節分巡浙東者為余公鷓鴣以諮公公曰總憲之言是也下官當力任之乃捕蕭山之梗令者杖而皓之事得集既集連年雖大旱不為災民乃翕然更誦公公雖為太守然每事必諮于劉公若弟子者乙酉遷分巡寧紹台道馬士英以太后至浙江劉公泣謂公曰事乃至此若非軒士英無以收既潰之人心公于是再疏

請誅士英不報劉公又曰明府竟申大義于天下可矣公自以外臣未敢擅殺宰相不果行乃與劉公東歸謀結姚之熊公汝霖共起兵而王師已入杭劉公絕粒公亦入雲門山中觀變通守張慄以城迎降貝勒即令之知紹興府會議與伯以蒼頭軍起斬張慄遣民迎公公馳至望城哭城中人曰于公來吾事濟矣初公審使前指揮朱壽宜朱兆憲等募兵是日各帥之至而前副將劉穆募兵五百至前叅將郭惟翰都司金裕募兵五百至前守備許耀祖以官兵五百至前指揮武經國募兵六百至前太僕東方煒前職方來集之亦各以兵至公乃以小舟扶短童而西蕭之新令陳瀛出謁公執之貝

勒之使以榜至公又執之焚其榜鳴鼓會衆誓于都亭
閏六月十三日也公遂以五百人夜赴固陵前所遣諸
生莊則敬等以江舡百餘艘至王師在西岸未之知也
公兵無甲乃借絮衣于固陵之民各一冲潮遙渡蕭人
沈振東為之導盡驅西岸之舡而東至中流王師始知
之則無所得舡公軍止東岸大噪遂畫江而守一軍扼
潭頭一軍扼橋司一軍扼海門一軍扼七條沙于是王
師洩內河舟百餘于江又札木排填土擬東渡公復遣
死士陳勝傳沈其舟會作木排飄向東岸各營句致
以為用時以為神助公謂諸將曰杭已有重兵攻之不
易莫若于下流由橋司入海寧出海鹽以通震澤上流

由潭頭入富陽通餘杭以扼獨松關昨聞海寧兵已起
而富陽尚為北將郎斗金所據不可坐視乃遣劉穆夜
襲之遂通餘杭之道故餘杭令邱若濬與瓶窰前副將
姚志卓來會劉穆駐師清風亭以為援王師突至復入
富陽義士劉肇勦等死之王宗茂阮維新等力戰公自
漁浦渡江救之富陽復定于是方國安得駐七條沙江
于立國王師所以不能遽渡者以公之取富陽也或張以
功者非維之監國至越晉公按察使行巡撫事已而晉公
右簽都御史督師公自為一營守漁浦時正兵為方王
二家義兵為孫熊章鄭錢沈六家杭人陳公潛夫等以
客兵別為數家而公恭處其間然內外交訌爭兵爭餉

公以守土臣患力支柱則視諸公為最苦王之仁猶惡
公一日會于潭頭語次之仁拔劍擬公馬士英以身蔽
公得免已而聞王師且自海道至乃移公守三江口公
先已三疏辭官不許至是建章陳危急而方兵走列戍
潰公扈從不及由海道還京口黃冠杜門不出乃公保
身之哲又自有不可及者己亥海師入江京口不守荐
紳以及諸生雲集其營公獨以事未可知避之山中及
師退京口士大夫之禍最烈而公高卧竟無恙公之去
越已踰百年志乘以嫌諱不為公傳吾鄉林都御史時
對嘗傳公今亦不可得見其能言公之事者鮮矣蕭山
愚民遂開麻谿茅山二水口不復為通諸遺民如陳先
猷輩力爭之不能得可嘆也予掌教戴山嘗欲即精舍
中為公謀一席之祀以辭歸不果爰採撫諸野史以為
事畧一篇上以著公之大節下以志越中水利所關後
世之稽古者定有覽于斯文

明太常寺卿晉秩右副都御史璽菴林公逸事狀

柳先生作段太尉逸事狀蓋以補其前狀所不備也若
陳了齋作豐尚書狀但叙歷官而不及一事又別成一
格前太常璽菴林公之卒其狀蓋用了齋之例訖今人
代漸遠有不僅如太尉之脫落者予惟公之明德新舊
兩朝所並重故為之摭摭剩餘粗備首尾蓋不得不以
逸名嗚呼桑海諸公其以用世之才而槁項黃馘齋志

以死庸耳殘目誰為收拾其逸多矣公諱時對字殿魁
學者稱為壘菴先生浙之寧波府鄞縣人宋名臣特進
保之後曾祖某祖某父某公以崇禎己卯庚辰連薦
成進士時年十八授行人司行人踰年又使淮藩出又
踰年而居制又踰二年而北都亡報王起南中以吏科
都給事召又踰年南都亡浪滄歸里後戎江干累遷太
常寺卿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踰年事去杜門不出又
六十八年而終公之少也伯兄荔堂先生喜言名節公
與上下其議論荔堂引為畏友執紼文正公門既釋
褐施忠介公徐忠襄公皆重之多所指授常熟錢侍郎
謙益聞公名招致之公不往于同官最典劉公中藻陸

培沈公宸荃相暱或問之曰冷官索莫何以自遣公曰
苟不愛錢原無熱地時人嘆為名言其居制歸里也陳
恭愍公錢忠介公一見亦契之及在科中時局正恣其
昏狂公以輪對上三摺言史督相可法之軍江北所以
藩衛江南者也不當使之掣肘至于進戰退守當假以
便宜在都御史劉宗周四朝老臣天下山斗當置左右
翰林檢討方以智忠孝世家閩南來不當誣以傳聞
之說並留中不下當是時臺省混沓邪黨過半獨掌科熊
公汝霖掌道章公正宸清望諤々碩皆引公為助阮大
鍼深惡之乃族方國安以東林遺孽糾之遂與同里沈
公履祥偕去截江之後孫公嘉績故公庚辰房師挽以

共事熊公章公錢公沈公文章上薦起佐孫公幕務每
有封事多遭阻格中樞余公煌嘆息語公以不能力持
為媿前御史姜公琛兄弟避地天台公以人望請召之
御史不至其弟赴軍公力主渡江熊公之下海寧公寔
贊之蓋自喪亂以來公之所見其可紀者祇此而已諸
方既定毫社終墟而公年尚未四十一腔熱血旁魄無
寄轉徙山海及歸家門破碎乃博訪國難事大自巨公
元夫下至老兵退卒隨所聞見折衷而論定之斜日荒
江以此自消其磊塊已而微車四出公名亦豫其中以
病力辭有同年来訪出處者公答之曰此事寧容商之
人耶吾志自定為君謀寧有殊同年媿公之言而止公

論人物不少假借同里錢光繡嘗講學石齋黃公之門
其于翰林張溥儀部周鑑皆嘗師之而學詩于謙益公
曰婁東朝華耳金沙羊墳而虎皮者也皆不足師虞山
晚節如此又豈可師子師石齋先生而更名他師乎光
繡謝之未几咸淳諸老凋落殆盡而公獨年踰大耋幅
巾深衣躑躅行吟莫可與語于是悒悒彌甚乃令小胥
舁籃輿遍行坊市遇有場演劇輒駐輿視之凡公之至
五尺童子皆為讓道一日至湖上聖功寺荅中公眼已
花不辨場上所演何曲但見有冕旒而前者或曰此流
賊破京師也公即狂號自籃輿撞身下培地暈絕流血
滿面伶人亦共流涕觀者逆散是日為之罷劇嗣是公

不復出揜閔咄咄而已及卒遺命柳棺布衣不許以狀請志墓之文故皆閔焉先公嘗曰吾年十五隨汝祖往拜公林下自是嘗摠衣請益間問漳海黃公遺事公所舉自東厓所作行狀外別傳哀誄輓詩祭文及襍錄諸遺事凡百餘家其餘所問最少者亦不下數十家恨不能強記又語予野史之難信者有二彭仲謀流寇志為錯十五出于傳聞是君子之過邠濟則有心淆亂黑白是小人之過其餘可以類推先公問曰然則公何不著為一家以存信史公笑不答蓋是時公方有所著而諱之然自公歿後所謂璽菴逸史者闕不完其詩史共四卷今歸于予娶某氏子四葬于天井山之陽謹狀

陽曲傅先生事畧

朱衣道人者陽曲傅山先生也初字青竹尋改字青主或別署曰公之宅亦曰石道人又字嗇廬家世以學行師表晉中先生六歲啖黃精不樂穀食強之乃復飯少讀書上口數過即成誦頌任俠見天下且喪亂諸號為薦紳先生者多腐惡不足道憤之乃堅苦持氣節不肯少與時媿娶提學袁公繼成為巡按張孫振所誣孫振故奄黨也先生約其同學曹公良直等詣匪使三上書訟之不得達乃伏闕陳情時撫軍吳公姓亦直袁竟得雪而先生以是名聞天下馬文忠公世奇為作傳以為裴瑜魏邠復出已而曹公任兵科貽之書曰諫官當年

天下第一等事以不負故人之期曹公瞿然即疏劾首
輔宜興及駱錦衣養性直毅大震先生少長晉中得其
山川雄深之氣思以濟世自見而不屑為空言于是蔡
忠襄公撫晉時寇已亟講學于三立書院亦及軍政軍
器之屬先生往聽之曰迂哉蔡公之言非可以起而行
者也甲申夢天帝賜之黃冠乃衣朱衣居士穴以養母
次年袁公自九江羈于燕郊以難中詩貽先生曰晉士
惟門下知我最深蓋棺不遠斷不敢負知己使異日羞
稱友生也先生得書慟哭曰公乎吾亦安敢負公哉甲
午以連染遭刑戮抗詞不屈絕粒九日几死門人有以
奇計救之者得免然先生深自咤恨以為不如速死之

為愈而其仰視天俯畫地者並未嘗一日止凡如是者
二十年天下大定自以始以黃冠自放稍稍出土穴與
客接然間有問學者則告之曰老夫學莊列者也于此
間諸仁義事亦羞道之即強言之亦不工又雅不善歐
公以後之文曰是所謂江南之文也平定張際者亦遺
民也以不謹得疾死先生撫其尸哭之曰今世之醇酒
婦人以求必死者有几人哉嗚呼張生是與沙場之痛
寺也又自嘆曰鸞強躍駿之骨而以咕嗶朽之是則埋
吾血千年而碧不可滅者矣或強以宋諸儒之學問則
曰必不得已吾取同甫先生工書自大小篆隸以下無
不精兼工畫嘗自論其書曰弱冠學晉人楷法皆不能

肖及其松雪香山墨蹟愛其圓轉流麗稍臨之則遂
亂真矣已而乃媿之曰是如學正人君子者每覺厭穢
難近降覺匪人遊不覺其日親者松雪曷嘗不學右軍
而結束淺俗至類駒王之無骨心迷壞而心隨之也于
是復學顏大師因語人學書之法寧拙毋巧寧醜毋媚
寧支離毋輕滑寧真率毋安排君子以為先生非止言
書也先生既絕世事而家傳故有禁方乃資以治活其
子曰眉字壽髦能養志每日樵于山中置書搭上休擔
則取書讀之中州有吏部郎者故名士訪先生既見問
曰即君安往先生答曰少需之且至矣俄而有負薪
而歸者先生呼曰孺子未前肅客吏部頗驚抵暮先生

令伴客寢則與叙中州之文獻泊不置吏部或不能
盡答也詰朝謝先生曰吾甚慙于郎君先生故喜苦酒
自稱老藥禪眉乃自稱曰小藥禪或出遊眉與子共挽
車暮宿旅店仍篝燈課讀經史騷選諸書詰旦必成誦
始行否則予杖故先生之家學大河以北莫能窺其藩
者嘗批歐公集古錄曰吾今乃知此老真不讀書也戊
午天子有大科之命給事中李宗孔劉沛先以先生薦
時先生年七十有四而眉以病先卒固辭有司不可先
生稱疾有司乃令役夫舁其牀以行二孫侍既至京師
三十里以死拒不入城于是益篤馮公首過之公卿畢
至先生卧床不具迎送禮蔚州魏公乃以其老病上聞

詔免試許放還山時徵士中報罷而年老者
恩賜以官益都密請以先生與杜徵君紫峰雖皆未豫
試然人望也于是亦

特加中書舍人以寵之益都乃詣先生曰
恩命出自格外雖病其為我強入一謝先生不可益都
令其賓客百輩說之遂稱疾篤乃使人輿以入望見
午門泫泫下益都強掖之使謝則仆于地蔚州進曰
止：是即謝矣次日遽歸大學士以下皆出城送之先
生嘆曰自今以還其脫然無累哉既而又曰使後世或
妄以劉因為賢我且死不瞑目矣聞者咋舌及卒以朱
衣黃冠殮著述之僅傳者曰霜紅龕集十二卷眉之詩

亦附焉先生嘗走平定山中為人視疾失足墜崩崖僕
夫驚哭曰死矣先生徬皇四顧見有風峪甚深中通天
光一百二十六石柱林立則高齋所書佛經也摩挲視
之終日而出欣然忘食蓋其嗜奇如此惟碩亭林之稱
先生曰蕭然物外自得天机予則以為是特先生晚年
之踪跡而尚非其真性所在卓爾堪曰青主蓋時：懷
翟義之志者可謂知先生者矣吾友周君景柱守太原
以先生之行述請乃作事畧一篇致之使上之史館予
固知先生之不以靜修自屈者其文當不為先生之所
唾但所媿者未免為江南之文爾

陸麗京先生事畧

講山先生陸圻字麗京杭之錢唐人也知吉水縣運昌
子兄弟五人而先生為長與其弟大行培並有感名吉
水嘗曰圻溫良培剛毅他日當各有所立大行舉庚辰
進士當是時先生兄弟與其友為登樓社世稱為西冷
體性喜成就人門人後輩下具僕隸苟具一善稱之不
容口平生未嘗言人過有語及者輒曰我與汝姑自盡
毋妄議他人焉乙酉之難大行里居自經死先生匿海
濱尋至越中復至福州雜髮為僧母作書趣之歸時先
生尚崎嶇兵甲之間思得一當事去乃返雅善醫遂藉
以養親所驗甚多有人病亟夢神告之曰汝病在腸胃
得九十六兩泥可生也旦以告其友友然良久曰嗟

乎此陸圻先生也圻字分之為斤為土其姓為六合之
乃九十六兩土也即迎先生至下藥立已由是吳越之
間爭求講山先生治疾戶外履無筭會莊鑰史事發刑
部當大逆詞連先生與查繼佐范鏗三人于史固無豫
莊氏以其名高故列之卷首械繫按察司獄久之事白
詔釋之既得出嘆曰予自分定死幸而得保首領宗族
俱全奈何不以餘生學道耶貽書友人封還月旦不知
所之或言其在黃子山寅聞之徒步入山長跪號泣請
歸先生曰昔者所以歸以汝大母在今大母亡矣何所
歸寅請一祭墓乃從之歸會弟增苦心痛他醫治益甚
不得已留治八月餘與弟同臥室終不入內既愈遂往

廣東丹霞山一夕遁去自是莫能踪跡寅往來萬里負
零丁求數歲卒不得竟以是悒死時稱其孝先生所
著有威鳳堂集詩禮二編陸生口譜靈蘭堂墨守藏于
家初先生兄弟之並起也大行最盛氣難犯嘗與同居
陳太僕潛夫以檄相攻而先生于其間置身事外及國
難作大行以乙酉死太僕至江東起兵駐營下莊先生
亦至越與共事次年太僕死先生竟以高蹈終其身論
者謂其于兄弟友朋之門均無媿也而予于姚江黃公
家得見先生所封還月旦之書甚自刻責以為辱身對
簿滋此不敢豫沙社之列嗚呼其亦可哀也

邵得魯先生事畧

先生姓邵氏諱以貫字得魯浙江餘姚縣人也邵氏于
姚江族望中為孫謝王陳亞門材最盛先生少與其兄
以發齋名而先生猶狷潔當是時陶文覺公石梁之學
盛行姚中沈求如史子虛蘓存方其高弟也頽頽恭以
密雲悟之禪先生亦從之遊而獨事躬行講求有用之
學時遭飢饉先生與同里鄭奠維諸人為義倉桑梓中
德之已而國難大作先生欲死以其母在不得遂削髮
為頭陀狂走入雪竇山中妙高臺僧道嚴者故鄞廣文
張廷賓亦姚產而沈史講會中人也先生依之苦身持
力不與人接鄞故都御史高公斗樞物色得之曰異人
也遺其二弟與之遊周公囊雲亦以僧服居白坑時

過從已而以省母返居潭上園黃忠端第三子澤望志
節夙與先生迥迤是未同居園中相與夜讀謝皋羽遊
錄而慕之曰方今豺虎滿天下五嶽之志不可期矣四
明二百八十峯近在卧榻當使峯有吾二人履齒于
是始遍走山中然山寨方不靖所在亦多邏卒而二人
者冠服奇古躑躅其間頻遭詰難頗不以為苦一日忽
入絕谷不知所向方茫然求故道不可得俄而峯回路
轉松梧桐竹甚盛有雞犬藪趨就之祇一家中有幅巾
者出曰客從何來則語之以宅里笑曰吾亦姚人也避
世居此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乃止宿則告曰是石屋山
也僕故孫公頌膚監軍陳沒之者也孫公死海上吾無

所依來此山中未嘗與世上人接也因相頌而嘆曰是
真桃源矣澤望嘗曰得魯自甲申後輔頰間無日不有
淚痕其稍開笑口者則遊山耳未几澤望卒先生了然
無所向自是益下隘遂棄家投四明山中之揚菴先生
時尚有一妾不忍判先生去亦為厄于菴中一日之間
晨昏各上堂禮佛此外雖茗粥不相通久之皆卒于菴
先生所為詩文極多頌身後散佚無一存者而先生之
兄以發老壽頌于先生之大節絕不可及若有所諱即
族人即廷宋作明遺民所知傳亦不及先生一語咄
怪事不可曉也嗚呼先生嘗與王父贈公言及陳沒之
事絕肖桃源而恐其無傳之者如先生之大節亦何減

所南聖子而身後竟闐然况後之乎予因序先生事并
及從之先生或一笑于九原也

姚敬恒先生事畧

李二曲集中別輯前代講學諸君有出于農工商賈之
中者共為一卷以勉學者以予近所聞近日應潛齋高
弟有曰凌嘉節沈文則姚敬恒皆拔起孤露之中成能
儒者凌沈之名猶重見于沈端恪公所為傳而敬恒躬
行典相昂足碩未有知之者敬恒諱宏任別字思誠杭
之錢唐人也姚氏故杭之右族敬恒少孤其母賢婦也
敬恒不應科舉隱于市廛稍營十一之息以養家其母
一日見敬恒買絲銀色下劣愠甚曰汝亦為此惡行乎

吾無望矣敬恒皇恐長跪謝願得改行乃受業于應先
生潛齋每日朗誦大學一過潛齋雅愛之一言一行服
膺師說泊然自悔凡事必歸于厚沈甸莘之卒也潛齋
不食二日敬恒問曰朋友之喪而若此無乃過歟潛齋
喟然嘆曰為其無以為喪也敬恒曰請為先生任之殯
葬皆出其手潛齋不肯輕受人物惟于敬恒之餽不辭
曰吾知其非不義中來也然敬恒不敢多有所將每時
其之而致之終其身無倦潛齋之歿敬恒執喪如古師
弟子之禮姚江黃先生晦木于人鮮可其意者獨見敬
恒而許之曰是獨行傳中人物也嘗遊于閩閩督姚公
盛延之訪以海上事敬恒對曰遊魂不日底定矣但閩

中民力已竭公當何以培之陶質蕭然領之然敬恒以學道故所營十一之息無甚增益而勤施漸不可支遂以此落其家晚年以非罪陷縲紲憲使閱囚入獄敬恒方朗誦大學憲使異之入其室見其案上皆程張之書也呼與坐而語之大驚即日釋之然敬恒卒以負死其生平但事躬行不著書故鮮知者予既附志于潛齋墓表中復撫拾其事以傳之以配凌沈二君且以待後世有二曲其人者惜訪其母姓竟不可得

明遠督熊襄愍公軼事畧

始寧倪生安世嘗為予言其尊人嘗從里中倉橋陳氏見其先世秋曹日錄一書其人在明熹廟時為獄官凡

魏奄所殺君子不下東廠而下刑部者皆載其獄中事甚悉而熊襄愍公最恠其言曰襄愍既入獄一飲一食魏奄令獄官以帖子報知然襄愍亦無所事其卧用一藤枕不分寒暑未嘗以去身每晚人靜焚香再拜禮北辰則取此藤枕供之莫能知其意也或以問襄愍亦笑不答已而刑有日襄愍神色不變手書遺疏猶為上言邊事又作絕命詞其遺疏為西曹郎所過曰囚安得上書襄愍曰此趙高語也聖朝時安得有此怡然就刃時奉有傳首九邊之旨西曹郎俄錄其首則法場中空無有但見一藤枕大賊相戒毋洩亟密報魏奄則命取熊氏子弟家人拷問大索竟無所得魏奄計無所出遂秘

其事不宣而九邊所傳之首蓋並非襄愍真顧也魏奄
敗後其子兆壁連疏請首歸葬蒲州為力言于烈廟得
允亦明知其非公首特借以消此案冤而已安世之所
述如此予今從陳氏求此書得一短冊其言果合按此
說在明野史中俱未之及吾讀李公映碧三垣筆記極
言襄愍臨刑之慘與此不符然陳氏乃身見者定自不
誣故載之以當張中丞之于嵩亦未為無補于旧史也
古人多有兵解之說蓋出自神仙家其說荒誕不可信
然而大造中無所不有則亦未敢盡謂其無顏魯公其
最著者也魯公平生好神仙襄愍則未之聞也且以彼
剛腸宜不足豫于此道而不知其深夜中默、為之至
于臨刑顧日忽示其奇中散之琴避其幻矣卒之隻履
空存雙劍亦化足以奪奸人之魄而短其氣不已神乎
英雄人固不可測其信然耶長夏喀血因口授諸生紀
之

鮫埼亭集卷二十七

傳

莊太常傳

莊太常元辰字起貞晚字頑菴鄞人也學者稱為漢曉先生所居在城南長沙田中長沙田在四明洞天所稱大小韭山者皆在焉居人訛韭為皎又訛皎為曉公之別署兩曉山樵者以此公嚴氣正性不肯隨人唯阿下筆千言亦倔强睥睨一切成崇禎丁丑進士其再試出汪文毅公馬文忠公門釋褐南太常博士八載不遷冷曹清望泊如也甲申之變公一日七至中樞史公之門

鄞

全祖望
紹衣

促以勒王報王即位議選科臣總憲劉公掌科辛公皆
舉公為首而馬士英勢方張欲盡致朝臣出其門下遣
私人來致意曰博士曷持門下刺謁相公掌科必無他
屬也公峻拒之是時雖東林宿老如錢侍郎謙益亦俛
首稱門下于馬阮之門而考選諸臣能抗之者則公一
人而已按公家傳言沈行人家卷典公皆忤士英沈
道非科也今改之于是士英怒或告之曰是故劉章
不平已而士英日橫且以阮大鍼故欲與同文之獄盡
殺復社諸公公曰禍將烈矣遽出都且以板蕩詩人之
故賦招歸詩十章以志感未几月而留都陷錢中介之

起事也諸鄉老最同心者莫如公破家輸餉初降臣謝
三賓欲梗師而為王之仁所脅不得已以餉自贖及忠
介與王之仁將赴江上三賓潛招兵于翠山衆人疑之
王明經家勤謂忠介曰公等竟欲西行乎其疎也忠
介驚曰計將安出家勤曰浙東沿海皆可以舟師達盭
官五代錢氏嘗由此道會黃晟之師倘彼乘風而渡北
來搗巢列城且立潰矣非分兵留守不可忠介曰是無
以易吾莊公者于是共推公任城守事分兵千人以屬
公以四明駟為幕府公請以家勤及林經明祚隆王明
經玉書林明經時躍等參軍事忠介乃西行公日耀兵
巡諸堞角人呼為城門之軍是役也危城人岌岌賴公

鎮之而三賓不敢動乃以翠山之衆迎魯王于天台自
七月至十月鄞始解嚴王召公入朝晉公吏科都給事
中尋遷太常少卿再遷正卿仍兼吏科如故公疏言殿
下大仇未雪舉兵以來將士宣勞于外爰成寒凍沐雨
櫛風編氓殫藏于內敲骨吸髓重以昔年秋潦今茲亢
旱臥薪嘗胆之不遑而數月以來頗安逸樂釜魚幕燕
撫事增憂則晏安何可懷也敵在門庭朝不及夕有深
宮養優之心安得有前席借箸之事則蒙蔽何可滋也
天下安危託命將相今左右之人頗能內承色笑則事
權何可移也五等崇封有如探囊有為昔時佐命元臣
所不能得者則恩賞何可濫也殿下試念兩都之毀未

秦步秀之悲則居處必不安試念孝陵長陵銅駝荆棘
之慘則對越必不安試念青宮二王之辱則撫王子何
以為情試念江干將士列邦生民之困則衣食可以俱
廢疏入報聞而已公又言中旨用人之非乃赧王之批
政臣叨居科長斷不敢隨轂奉詔王不能用自是公累
有封駁三賓皆結內侍力阻之而馬士英又至王簽事
思任等移檄拒之又廷爭之不得公言士英不斬國事
必不可為于是公貽書同官林公時對言最爾氣象似
惟恐其不速盡者區區憂憤無事不痛心疾首以致咳
嗽纏綿形容骨立願得以微罪成其山野若非自汗恐
必不能免舉朝共留之而公決意去未几大兵東下公

狂走諸深山中朝夕野哭公頽美髮眉頽眵落落至是
失其面目中服似頭陀而又稍別一日數徙莫知所止
山中人亦不復識忽有老婦識之曰是非廿四郎也耶
廿四郎者公小字也嘆曰吾悔迹尚未深丁亥疽發于
背勿藥謂侍者曰吾死已晚然及今死猶未遲門人林
奕隆在旁曰請為吾師作大還詞以祖道反招魂可乎
公曰試為誦之誦曰嗟乎今閻浮提乃至此乎雄虺雌
蝮燿穴蜂壘洵：天狼綏：野狐逐人駮：白日幽都
敷敗血困肝胆橫屠懸人以娛如詔之脯即最蠢然羸
豕在塗亦蒙皋比目我於菟腥風穢瀑流于廣衢嗟乎
今閻浮提提乃至此乎六千君子與白日殂五千甲楯與

東流枯帝欲不帝吾亦非吾東方不可以居南方不可
以居西方不可以居北方不可以居阿誰不達皋某是
呼欲返遊魂受此大汗謬哉宋玉謚為至愚嗟乎今閻
浮提乃至此乎往哉浩然逝之太虛大宅既離毒苦可
除野葛不絆鬱然帝居帝且餉公九光五銖小子歌此
以當驪駒公領之者三而卒林公時對嘗曰吾心折同
里先正得三人其一為陳忠貞公其一則太常也死生
不同然可以謂之三仁矣所公著有因園集山樵編信
水亭吟今無存者

周思南傳

星移物換之際逝于西竺者多矣然當其始也容身無

所有所激而逃之及其久而忘之登堂說法漸久失其
故吾梨洲先生有云不甘為異姓之君子甘為異姓之
子者也獨吾鄉淳石周氏披緇者三通城狎狂而死所
謂顛和尚者也思南沉湎以死所謂醉和尚者也順德
苦身持力不入城市以死所謂野和尚者也是三公者
真所謂有託以逃者耶其在和尚中當為唐子然而不
媿孤臣矣其志節之奇尤莫若思南按思南諱元懋字
柱礎一字德林文穆公應賓從子也以文穆任累官南
京右軍都事屯部郎中權揚閩奉使蜀中歸知貴州思
南丁內艱未赴國難作先生跌宕自喜本思以文辭置
身館閣及受門資之寵非其好也都御史廖大亨慰之

曰門資豈足以屈人人自辱之耳李衛公非自此起者
乎唐中葉宰相無足以抗之者明矣即君其勉之先生
大喜江東建國先生服尚未闕錢忠介公招之故人徐
錦衣啟睿亦招之先生固辭不出而破家輸餉弗少吝
丙戌六月家人自江上告失守先生慟哭自沈于水以
救得甦乃削髮入灌頂山中先生故喜飲至是益日飲
無何又不喜獨酌呼山僧不問其能飲與否強斟之夜
以達旦山僧為酒所苦遂避匿則呼樵者強斟之樵者
以日暮長跪乞去先生無與共則斟其侍者已而侍者
醉卧乃呼月酌之月落呼雲酌之灌頂去先生家且百
里酒不時至又深山難覓酒伴始返其城西枝隱軒中

每晨起輒呼其子弟斟之子弟去則覓他人或其人他
出則携酒極之于其所往斟之不過則執塗之人而
斟之于是淳石十里中望見先生者皆相率避匿不得
已乃獨酌先生既積飲且病凡勸止酒者無算大都以
先生未有嗣子之說進先生輒叱而去之否則張目不
答先太常公嘗規之曰即君不思養身以待時耶先生
為之瞿然乃不飲者三日既出三日繼飲如初先生雖
困于酒乎而江湖俠客有以事投止者雖甚醉輒愛然
一一接之無失詞傾其所有以輸之惟恐其不給也以
是盡喪其家庚寅嘔血不可復止竟卒得年四十其恭
人俞氏亦以駁相繼卒前太常博士王公玉書哭之曰

德林之倜然狂放于麴蘖間箕踞叫號俛畫作夜几不
知身外有何天地是何世界舍此且不知吾身置于何
地昔人詩云酒無通夜力事滿五更心肯哉斯德林之
所以爛然長醉期于無復醒時以自全也族子齊魯曰
嗚呼林氏之以嘔為血當與嵇紹王林一腔熱汁合埋
釀人側恚化為水陶為醞以澆天下不義男子不爾莫
慰其心也同社高士韓國祚誅之曰知雄守雌為天下
谿知白守黑為天下谷德林不聞乃以身殉悲夫嗚呼
先生不死于丙戌而死于庚寅不死于水而死于酒其
四年中巧戕酷賊以自盡其宗皇甫東生之流典故吾
以為三和尚之最苦者

陳光祿傳

陳光祿士京字齊莫一字佛莊其先世本奉化之朱氏
明初遷鄞改姓陳觀察大年其宗老之顯者也西魯陳
氏三十六族難以識別故稱公家為烏棲陳氏公少有
四方之志家事不以嬰其懷天崇之際天下多故遂扶
策浪遊湖海北走燕雲南抵黔粵其在滇中尤久思得
一當以吐其奇而布衣躑躅竟無所過一旦忽瞿然曰
吾堂上有老母甚望抱孫奈何以遠遊跡其望即日襍
被歸家已而連舉四丈夫子喜曰今而後可矣是時溪
上二馮先生一掌中樞一撫畿甸大負天下人徧之望
公欲往漫之而甲申之禍作南渡昏昏公益悒悒不出

畫江之舉熊公汝霖薦公授職方郎公故典三衢總兵
陳謙善謙請公監其軍會奉使閩中以公偕行而唐魯方
爭頌詔事謙以不良死公遁之海上鄭芝龍聞公名令
典其子成功遊芝龍有異志率以閩降成功不肯從異
軍蒼頭特起公寔贊之已而熊公以魯王至時成功修
頌詔之際不肯奉王列營之奉王者其軍莫如成功強
皆不自安公說成功當以公義為重成功雖不為臣而
始終于王致寓公之敬其時會稽旧臣能籠絡成功而
用之者亦惟張公蒼水與公二人棲舡得以南向無內
顧之患者其成功為多戊子王遷公光祿寺卿為粵中
所授會魯王上表粵中沈吟良久曰無以易公者成功

亦欲啟事于粵公遂行而惠潮之路中斷郝尚久之徒
陰陽向背使車不敢出其間迂道沿海得達資斧俱竭
賣卜以前粵中見之驚喜路公振飛亦自島上致蠟書
薦之加公都御史固辭不受特賜三品勅命三上疏陳
軍事且言當通閩粵之路粵之人欲留公不可己丑得
歸閩中魯王入浙留公在閩與成功相結以為後圖成
功或以恢復自任賓禮明之遺臣于是海上衣冠雲集
然不過待以賓禮其最致敬者前尚書盧公若騰侍郎
王公忠孝都御史章公朝薦沈公佐期郭公貞一徐公
孚遠與公次之則儀部紀公不以禮不敢見也久之見
海師無功粵事亦日壞乃築鹿石小房于致浪嶼中引

泉種花感物賦詩以自消遣別署海年漁長又築生壙
于其旁題曰逋菴之墓丙申太夫人卒于鄞訃至島上
諸公言之哭曰此生無雪恨之日矣己亥成功入江推
公參預島上留守事務觸疾而卒臨終謂侍者曰吾幸
得全歸此土也齊公介人銘其墓得年六十有五魯王
在南澳聞之震悼親為文以祭之公喜為詩下筆清挺
不寄王孟廡下及在島上徐公孚遠有海外幾社之集
公豫焉雖心情蕉萃而詩作鵬鷺海怒之句以抒其方
寸之芒角徐公嘗曰此真反變商徵之音也所著有素
書後詩一卷喟寓七卷危言一卷海年集一卷海年詩
內集一卷海年譜一卷公葬後子式登守墓三年挈家

以歸

沈太僕傳

沈太僕光文字文開一字斯菴鄞人也或以為文恭公之後非也或曰布政司九疇之後以明經貢太學乙酉豫于畫江之師授太常博士丙戌浮海至長垣再豫琅江諸軍事晉工部郎戊子闈師潰而北扈從不及聞粵中方舉事乃走肇慶累遷太僕寺卿辛卯由潮陽航海至金門閩督季率奉方招來故國遣臣密遣使以書幣招之公焚其書返其幣時粵事不可及公遂留閩思卜居于泉之海口挈家浮舟過圍頭洋口颶風大作舟人失維飄泊至臺灣時鄭成功尚未至而臺灣為荷蘭所

據公送之受一廛以居極旅人之困不卹也遂與中土隔絕音耗海上亦無知公之生死者辛丑成功克臺灣知公在大喜以客禮見時海上諸遺老多依成功入臺亦以得見公為喜握手勞苦成功令麾下致餼且以田宅贍公公稍振已而成功卒子經嗣頗改父之臣與父之政軍亦日公作賦有所諷乃為愛憎所白幾至不測公變服為浮屠逃入臺之北鄙結茅于羅漢門山中以居或以好言解之于經得免山旁有目加留灣者番社也公于其間教授生徒不足則濟以醫嘆曰吾廿載飄零絕島棄坟墓不顧者不過欲完髮以見先皇帝于地下而卒不克其命也夫已而經卒諸鄭復禮公如故癸丑

大兵下臺灣諸遺臣皆物故公亦老矣閩督姚啟聖招
公辭之啟聖貽書訊曰管寧無恙因許遣人送公歸鄞
公亦頗有故鄉之思會啟聖卒不果而諸羅令李麟
光賢者也為之繼肉繼粟旬日一侯門下時耆宿已少
而寓公漸集乃典宛陵韓又琦閩中趙行可無錫華袞
鄭延桂榕城林奕舟吳藻輪山楊宗城螺陽三際慧結
社所稱福臺新咏者也尋卒于諸羅葬于縣之善化里
東堡公居臺三十餘年及見延平三世盛衰前此諸公
述作多以兵火散佚而公得保天年于承平之後海東
文獻推為初祖所著花木襍記臺灣賦東海賦檣賦相花
賦芳草賦古今體詩今之志臺灣者皆取資焉嗚呼在

公自以為不幸不得早死復見滄海之為桑田而予則
以為不幸之有幸者咸溥人物蓋天將留之以啟窮微
之文明故為強藩悍師所不能害且使公如蔡子英之
在漠北終依故國其死良足瞑目然以子英之才豈無
述作委棄于瓊毳亦未嘗不深後人之痛惜公之歸然
不死得以其集重見于世為臺人破荒其足稍慰虞淵
之恨矣公之後人遂居諸羅今繁衍成俗會鄞人有遊
臺者予令訪公集竟得之以歸凡十卷遂錄入甬上耆
舊詩

貞愍李先生傳

貞愍先生李桐字封若鄞人也學者稱為侗菴先生光

祿監德繼之子生三歲而孤事其適母董孺人生母王孺人皆至孝而于適母禮節更加隆及適母卒而所以事生母者亦如之時人服其知禮讀書通大義不屑數行墨肆力于詩古文詞尤思通當世之故講明忠孝節行謬謬難犯一時多非笑之而前輩董文敏公元宰曹文忠公石倉暨徐興公林六長何无咎陳仲醇諸名士深器重之甲申三月十九日之變先生于大臨所抗言國恩不可不報請發義旅次于江干以待撫臣勤王之舉監司盧公牧州是也未能應也乃日號眺當事馬前并詰責諸鄉老遂遭嗔怒且有欲除之者尚書鄒僊馮公曰諸公即自謂力薄不能報國仇柰何更殺義士乃

邀先生至其邸呵護之牧州亦慰勞之以是得免南都昏濁先生悒悒不得志遁入白鷗莊呼天涕泗作悲憤詩遂成沈疾逾年而有五月十一日之變昕夕呼祝宗有所請疾遂篤會浙東兵起錢忠介公登壇嘆曰宜急令伺菴知之遣使以告先生病中霍然起稍稍進食乃遣長子文景從軍忠介疏授兵部主事自江干立國伺菴之病稍愈已而事漸不支伺菴復申前請疾復篤後六月初一日之變伺菴曰吾今定死矣果以是月十九日卒說者以為祈死而得死年四十九忠介時在翁洲哭之痛門人私謚曰貞愍文景哭謂其弟文昱曰汝知而父所以死乎葬畢相與墨衰赴海上崎嶇軍事文昱

亦授戶部主事辛亥翁洲失守扈王而出九月二十六日兄弟同日覆舟溺于海中少子文暹曰吾今不可以妄出杜門養母其純孝一稟先生家法云嗚呼桑海之際吾鄉號稱節義之區故所稱六狂生五君子多出自學校韋布之徒其薦紳巨公出而同之者錢莊沈馮數人而已年來文獻脫落雖有奇節不能自振于忘諱沈淪之下遂與毫社散靈同歸寂滅予每為梓里前輩網羅散失六狂生輩之行寔漸以表章而溯厥前茅先生為首又况文暹兄弟以忠作孝文暹屈節事親皆先生之教也而叩之諸李莫有知者其亦可痛也夫先生嘗與楊尚寶南仲陳御史平若陸舍人敬身詮次同里前輩

輩曰甬東詩括又手輯先世詩文曰衣德集其自署曰侗菴集嗣後先生族子鄞嗣因詩括遂上甬上耆舊詩因衣德集為砌里文獻錄則皆先河之力也先生三子惟文暹有子胤錫撫于其叔娶婦然卒以無子絕祀其所居長松館自文暹兄弟死國二婦入道捨為梵宇即所謂薜蘿菴者也予每過而傷之

周監軍傳

周監軍元初字自一一字立之鄞人也學者稱為棲烟先生文穆公應賓從子文穆公無子撫先生以為子已而推恩受任先生讓于同祖昆弟其一即刑部郎元登其一即思南守元懋時人賢之及國難刑部從亡海上

思南祝髮繼酒以死而先生從戎仗節論者有三株樹
之目先生少大畧其所交好華毅烈公嘿養王忠潔公
石厓陸節介公周明王太常水功徐兵部我庸族中則
囊雲不過數人相期以忠孝于世俗貴介紈綺之習蔑
如也江東建國先生與其諸弟石公先生元越赴之錢
忠介公疏授明經仍授文穆遺思授即署先生不受遂
以白恰參軍事悍師為梗先生不得展其志迨國亡重
所入榆林時諸公避兵者多先生弗盡與通也而周明
水功及囊雲皆在焉大喜四人無日不相過從偶不及
過則如坐針氈中所倡和詩務期僻思澆白不類世間
人所作然後脫稿經營慘淡得之屋顛樹杪之間間亦
與高僧解齋奉禪机鋒橫出榆林在萬山中先生日走其
間足為之蹙亦不預其家累請返故居不許歲中唯再
展文穆及所生墓道則一至祠下信宿而已先生故擁
文穆遺資以輸餉忠介幕府蕩其十五戊子力救華王
二公之難又蕩其十三至是遂行遁尚從事于窮島之
藪援遂盡廢其貲而死先生搵行彌厲黃蘗脫粟麻衣
草履極人間未有之困方陶然自得也嘗有捉鬼者傳
以寄其憤曰世有以善畫鬼名子以為不盡然其以鬼
之形似鬼耶鬼不得見于何得似若以鬼之形似人
則人之厲更厲于鬼方日與人為崇而人不知人自入
于崇中而鬼亦不知雖日進巫史搥豚犬羊豕而尸之

祝之日適日晚且日以厲彼畫鬼者何以似之不過以其牛首馬面瞋目怒齧夜入羅刹曾不能似其壽張險設典挾人殺人一片腎腸也吾先世有挾捉之術者每有病者迎之家見為和魅所中則掀髯仗劍挺書符視之若噓者若吸者若吐納者若感召者或如風雨奔赴雷電馳或如坐戎車排甲帳敵俘馘者或如囊頭三木擢髮訊罪狀者乃携之瓮中乃壓以符甚者竟置之釜而烹之否則錮之聞其呼號痛楚之教而病者以痊嗚呼惜世之畫鬼者不及受此術也受此術則無不似矣不寧惟是使是人在今日必不使世上之鬼宵行畫現無所顧惜一至于此雖然吾所慮者鬼形日多鬼

術日巧能治無形之鬼者未必能治有形之鬼耶能治之豈能盡天下而捉之而烹之况不知其鬼視其人即無形之鬼或非復曩時之狀耶雖然安知是形在今日其術不更有精焉者乎先生之文大率皆此種也晚年周明死王事囊雲亦卒水功返城居先生乃往來郊城之間高武部九子之社先生與焉未几諸公相繼卒先生雖離羣索居然雄心未已駕捫蝨齒以見志圖成嘆曰今之江左并桓元子亦何可得年八十餘卒于家

毛戶部傳

毛戶部聚奎字象來一字文垣藪人也都給事中宏之後為人慷直剛果有節槩少與其弟聚璧並有毅時稱

為西皋雙鳳乙酉豫于六狂生之列凡為降臣謝三賓
所害幸而不死行營將士爭而求識所謂六狂生者先
生笑語之曰夫狂者不量力之謂也量力則愛身愛身
則君父不足言矣夫已氏是也尋叅承里幕府以明經
授戶部郎司餉事去奔走山海之間累遭名捕行遞得
免而其家遂以此落晚年得歸初先生于庚寅辛卯間
與吳于蕃管道復汪伯微倪端木邦上周錫山為社已
而亡命及其歸也死亡星散竟以沈寔而卒所著有各
月子集六狂生之幸得終曠下者先生一人而已而亦
無後君子哀之先生詩古文詞皆倜儻奇頌其家人不能
為之收什予竭力求之卒不得惟先大夫贈公曾錄其文

數篇今存之傳中其作方石銘曰赤城有方山其巖方
也取而擊之其石方也取而碎之至于如粟如菽亦方
也人以此有貽汪子伯徵者汪子珍而藏之有過于袍笏
而拜之者月子曰世人惡方而好圓而汪子之獨好夫
方也雖然汪子之好夫方也持其好之造然而方也使
山之石隨所碎而皆圓吾怨汪子之好猶是也吾願汪
子之堅所好也昔人有惡圓者終身不仰視曰吾惡夫
圓或者喻之以天非圓者曰天縱不圓為人稱圓吾亦
惡焉嗚呼夫天亦惡得不謂之圓也草有芝蘭亦有蕭
葛木有梗楠亦有荆棘鳥有鸞鳳亦有鷓鴣獸有麟虞
亦有豺虎且所謂蕭葛荆棘鷓鴣豺虎者常多而勝而

所謂芝蘭梗楠鸞鳳麟虞者常少而不勝夫亦委而泛之而無如何嗚呼天亦安得而不謂之圓也所貴乎君子之立天者有如茲擊而取之取而碎之至于如粟如菽而不失其方故足好也吾願汪子之堅之也汪子其母曰異哉吾子以方故至不容于世而又以其術誑我爰為之銘曰予待義乎爾予全道乎爾從心所欲不渝乎爾寧方為卓毋圓為玉夫子觀象而嘆曰恒君子以立不易方又作與人卓人馬人傳曰與人者南都武定橋人不詳其姓氏乙酉之變夫婦同日經死吾友吳于蕃親見其事為弔之卓人者于姓江陰人乙酉之變傳新縣官至往執役如舊諦視良久嘆曰世乃有如此官

人吾不以為之役遂歸而縊時新縣官者湖州李某也馬人者姓氏與邑里俱未詳闖賊陷北都題詩養濟院自縊死吾子曰夫與人卓人馬人也汲汲赴義如此可異也噫無異也與人卓人馬人之微者也然而人

也人則義其性之者也則亦有人而不與人卓人馬人者乎夫人而不與人卓人馬人者多矣不與人卓人馬人而人者吾未數數見也予之為三人者立傳也擬曰輿公卓公馬公三先生傳既而思之今所謂公之先生之者皆其不與人卓人馬人者舉與人卓人馬人而公之先生之是不以人目之也故泛而人之人之者人之也人之者則于不與人卓人馬人而不人之者也不異

固所以異之也其作周乘六自序卷跋曰今日何日哉
謂二三子死而不死亡而不止獨早自放廢以附于靡
他之義委曰予一介草茅臣敢告無罪嗚呼薄乎云爾
亦惡得無罪也雖然先皇帝御極十有七載其為三百
人也者何限其為二十七人九人三人也者何限窮博
士弟子碎九牛一毛與螻蟻羣岸然負太行而起此直
知盡能索計無復之且非託之鴻飛冥冥為名高也或
曰黍不為黍稷不為稷焦僥窮瘁甘心官師所不材古
人捧檄之謂何豈知歲寒然後識松柏匹夫慕義何處
不勉敢曰獨吾君也乎哉豎儒尺寸于國家何有皇帝
以厚糈養之學究則既國士遇之矣中山君出亡得而
死者昔時一壺飧之遭也豈其二十年廩食于天家而
置之若忘曰喪君有君耶嗚呼誦周禮之書從事仁義
之說蕪揮于文章帖括間吾道在是吾所學所行在是
一日而獻之于不知何人之廷陽陽如平常則吾不知
之矣粵自制科耒師典為教而弟典為學上典為鵠而
下典為趨僉曰是足干人至出其金玉錦綉以富貴我
者也曰富貴我者吾謂之君然則不復能富貴我者吾
謂之路人耳吾道在是吾所學所行即在是耶嗚呼凝碧
池大會雷海青投樂器慟哭彼優伶則可知舞象瞪目
不拜彼禽獸則何知然則乘六之棄選首如敝屣也敢
為高論以泛龔薛陶張畜偃之徒哉亦俾後世毋謂不

優伶禽獸若則庶几乎此特先生文章之幸有者也先生嘗自題其集曰吾不得見之行事不得不託之空言嗚呼豈知并此空言而几乎不得其傳也乎

周布衣傳

周布衣西字方人學者稱為勁草先生定海衛人居蘆江少喜讀書父母憐其體孱稍節制之先生密藏火書室俟親熟睡重舉燈嘿識又恐燈影外洩以被蒙之不至難三號不止久而被如墨隣有艾婦徂隘其夫每先生至必整衣更飾而前或手進茗果先生逡巡却退久之婦挑以微言先生遽起不復往其婦慍曰真痴兒也先生雖介潔待人甚和易言語溫溫丙戌年二十六嘆

曰楊鐵崖稱老寡婦今其時矣遂棄去舉業以教授奉母時往來鄞之寶林多從之遊者己亥海師大掠鄞之東都先生奉母逃深山中猝遇盜盜見先生母豐碩以為富家姬用火薰之以索金先生抱母大慟撲滅其火願以身代賊遂揮戈砍其右之將拍几殊旁一卒曰是孝子也乞舍之先生以是得生自是作書甚苦先生之寓寶林挈家依諸生徒間或出遊多耿耿不合嘗曰吾于寶林魂魄嘗懸懸也先生于經則易詩書禮春秋孟子皆有圖解于史則史漢皆有論說于集則唐宋杜韓諸大家皆有抄所稱勁草亭諸編者也而生平心迹所寄猶在防秋譜一篇嘗曰死後當盡取吾所著置石

臣藏之墓中而是篇則可比之鄭所南心史防秋篇者
世俗聞牙牌之戲也其中有所謂至尊者獨種皆不能
抗先生增置其色目自天地外帝王將相四民下至賊
盜草竊之徒皆有之而更以處士為至尊有時世事多
端天地帝王皆不能支獨餘處士以持殘局而兀然能
為中流之一壺先生自為之說其文甚奇周鄒山見之
曰此胡文定春秋傳也鎮人乞先生修志書成請署名
力拒之所著詩古文詞曰痛定集晚年居鄆城中戊辰
年六十八病卒其寶林高弟曰方伊嵩嘗欲以遺書付
之未及而卒存于伯兄家已而伯兄亦病至貽書伊嵩
令其取書而去既至伯兄又卒其子勿與已而驚之他
人百方覓之不可得矣予之采詩也求先生之集遍訪
既無知者僅從先生諸弟子所藏遺箋故牘令李生昌
呈彙為一卷因詮次其可存者至先生于諸經最得意
者莫如春秋其自序云不佞垂老忽若于春秋大有所
得覽唐宋明諸儒之說皆未合聖人之旨尚在夢寐中
至今日而恍然頽其書已成四十二卷而定哀二公未
畢臨沒尚以為恨今俱佚先生與周秉六書曰西自閉
門深山不樂典浮沉者為緣一簞一笠願偶麋鹿而不
知者不以為笑即以為詛此不足恠至先生清風高節
自足千古而乃慘于鄙人西以為今日所斷不可當
者妄欲以義士自欺也夫何地非我朝之土何人非我

朝之民又何倉庾非我朝之粟不必為首陽頑民等語以自表異所以為義士者當為蹈海之魯連奮臂之陳涉張良之報仇翟義之討賊駱賓王之草檄謝枋得之却聘而死則如陳言之閉戶不出梅福之逃吳門為市卒陶潛之終身為晉徵士此雖不得志于今亦當知重于後而西皆未能也如吾蛟川之薛白瑜陳鴻賓艾仲可鄭調甫諸先生裂冠毀裳逃名空谷如疾風勁草者老而愈壯庶几古人而西則師事焉而未逮也其敢侈設義士乎然則若西者其恒河之沙九牛之毛三秋之葉落不足為世重輕而甘自棄于先生者也此書蓋先生之自述云

鮫埼亭集卷二十八

傳

陸桴亭先生傳

鄞 全祖望 紹衣

理學心學之分為二也其諸鄧潛谷之不相乎夫理與心豈可歧而言乎是亦何安如之當明之初宗朱者蓋十八宗陸者蓋十二弓治相傳各守其說而門戶不甚張也敬軒出而有薛學康齋出傳之敬齋而有胡學是許平仲以後之一盛也白沙出而有陳學陽明出而有王學是陳靜明趙賓峰以後之一盛也未几王學不脛而走不特薛胡二家為其所折而陳學亦被掩波靡至

于海門王學之靡已甚敬菴出于甘泉之後從而非之而
陳學始為薛胡二家接東林顧高二公出復理格物
之緒言以救王學之偏則薛胡二家之又一盛也戴山
出于敬菴之後力主慎獨以救王學之偏則陳氏之又
一盛也是時晉楚之從几交相見要之溯其淵源而折
衷之則白沙未始不出于康齋而陽明而未嘗竟見斥
于涇陽也是乃朱子去短集長之旨也耳食之徒動詆
陳王為異學若與疇昔之詆薛胡為俗學者相報復亦
不知諸儒之醇駁何在故言之皆無分寸梲亭陸先生
不喜陳王之學者也顧能動見其得失之故而平心以
論之苟非其深造自得安能若是先生之論白沙曰世
多以白沙為禪宗非也白沙曾點之流其一意主于灑
脫曠閒以為受用不屑苦思力索故其平日亦多賦
詩寫字以自遣便與禪思相近或強問其心傳則答之
曰有學無學有覺無覺言未嘗有得于禪也是故白沙
靜中養出端倪之說中庸有之矣或不言戒懼慎獨而
惟咏歌舞蹈以養之則近于手持足行無非道妙之意
矣不言觀聞見顯而惟端倪之是求則近于莫度金針
之意矣其言養氣則以勿忘勿助為要夫養氣必先集
義所謂必有事焉也白沙但以勿忘勿助為要夫却最
上一層矣然白沙本與敬齋俱學于吳氏皆以居敬為
主白沙和此日不再得詩曰吾道有宗主千秋朱紫陽

說敬不離口示我入德方是也後來自成一家始以自然為宗而敬齋則終身無所轉移是以有狂狷之分也其實白沙所謂自然者誠也稍有一毫之不誠則粉飾造作便非自然而或者以率畧放達為自然非也其論陽明日陽明之學原自窮理讀書中來不然龍場一悟安得六經皆湊泊但言其朱子格物之非謂嘗以庭前竹子試之七日而病是則禪家參竹篋之法元非朱子格物之說陽明自誤會耳蓋陽明少時嘗從事于禪宗而正學工夫尚寡初官京師雖與甘泉講道非有深造居南中三載始覺有得而才氣過高遽為致良知之說自樹一幟是後畢生鞅掌軍旅之中雖到處講學然終屬聰明用事而少時之熟處難忘亦不免逗漏出來是則陽明之定論也要之致良知固可入聖然切莫打破敬字乃是壞良知也其致之亦豈能廢窮理讀書然陽明之意主于簡易直捷以救支離之說故聰明者喜從之而一聞簡易直捷之說每厭窮理讀書之繁動云一切放下直下承當心粗胆大祇為斷送一敬字不知即此簡易直捷之一念便已放鬆脚跟也故陽明在聖門狂者之流門人昧其苦心以負之耳其論整菴曰陽明學講在正德甲戌乙亥之間整菴困知說一書作于嘉靖戊子己丑之際整菴自謂年垂四十始志學正陽明講學之時也其後知良知之說遍天下而整菴之書

始出然則非陽明講學則整菴將以善人終其身而是
書且不作朋友切磋之功其可少哉整菴四十志道年
踰八十而卒四十餘年體認深切故其造詣精粹然其
論理氣也不識理先于氣之旨而反以朱子為猶隔一
膜則是其未達也陽明之夫不及整菴十分之五整菴
才氣不及陽明十分之五于整菴吾恨其聰明少于陽
明吾恨其聰明多其論白沙弟子曰甘泉隨處體認天
理即所謂隨事精察也而陽明以為求之于外此是陽
明之誤也然讀甘泉之集未見其體認得力處也而門
戶之盛則實始于甘泉前此儒者大節盾過于文行過
于言其氣象相似敬軒而後如二泉如虛齋涇野莊渠
無不然者甘泉始有書院生徒之盛游說奔走廢棄詩
書遂開陽明一派東林總統欲求其弊而終不能不循
書院生徒之習以致賈禍此有明一代學術升降之關
莊渠之學粹矣而不聞得其替人者以不立門戶耳然
以視夫書院生徒之盛而反以敗壞其師傳則不若務
其寔不務其名者之勝也故觀于方山之不肯附于講
學可以見當時講學之風之日下矣其論陽明弟子曰
姚江弟子吾必以緒山為巨擘其序傳習錄曰吾師以
致知之旨開示未學學者躬修嘿悟不敢以知解承而
惟以實體得今師亡未及三紀而格言微旨日以淪晦
豈非吾黨身踐之不力而多言有以病之耶此蓋為龍

豁而蕪而救正王學未流之功甚大緒山當日雖以天
泉之會壓于龍谿然不負陽明者緒山也終背陽明之
教者龍谿也又嘗謂學者曰世有大儒必不別立宗旨
譬之大醫國手無科不精無方不備無藥不用豈有執
一海上方而沾沾語人曰舍此更無科無方無藥也近
之設宗旨者皆海上方也凡先生思辨錄所述上有周
漢諸儒以迄于今仰而象緯律歷下而禮樂政事異同
旁及異端其所疏註剖析蓋數百萬言無不粹且醇予
不能盡舉也其最足以廢諸家紛爭之說而百世俟之
而不敢易者在論明儒領明史儒林傳中未嘗採也予
故撮其大畧于此篇桴亭先生姓陸氏諱世儀字道威

明南直隸蘇州府太倉人也少嘗從事于養生之說而
喜之有所得矣既而翻然曰是其于思慮動作皆有禁
甚者涕唾言笑皆有禁凡皆以祕惜此精神也如此則
一廢人耳縱長年何用乃亟棄之作格致編以自考曰
敬天者敬吾之心也敬吾之心如敬天則天人可合一
矣故敬天為入德之門及讀薛敬軒語錄云敬天當自
敬心始嘆曰先得我心哉自言于性學久而始融初見
大意于丙子丁丑間而了然于丙午丁未後蓋三折肱
矣世之畧見者忍言之太易也初四明錢忠介公牧太
倉一見即竒之曰他日必以魁儒著張受先謂之曰講
學諸公寥寥矣叢山其今日之碩果乎曷與我往叩之

先生擔簦從之受先不果而止終身以為恨因與同志之士陳言夏反覆致精流寇之患日甚先生謂平賊在良將尤在良有司宜大破成格凡進士舉首監諸生不拘資地但有文武者輒與便宜委以治兵積粟守城之事有功即以為其地之牧令如此則將兵者所至皆有呼應令拘以吏部之法重以賄賂隨人充數是賣封疆也時能不用國亡嘗上書南都不用又嘗參人軍事既解鑿池寬可十畝築亭其中不通賓客桴亭之名以此風波既定至四明哭忠介歸家始應諸生之請庚子講于東林已而講于毗陵復歸講于里中當事者累欲荐之力辭不出諸生嘗問知行先後之序曰有知及之而行不逮者知之是也有行及之而知不逮者賢者是也故未可以槩而論之及其至也真知即是行真行始是知又未可以歧而言之聞者無不嘆服浙之西安葉靜遠叢山高弟也千里貽書討論先生喜曰證人尚有緒言吾得憫未見之憾矣予惟國初儒者曰孫夏峰曰黃梨洲曰李二曲最有名而桴亭先生少知者及讀其書而嘆其學之遠也乃仿溫公所作文中子傳之例采其粹言為傳一篇以為他日國史底本

萬貞文先生傳

貞文先生萬斯同字季野學者稱為石園先生鄞人也戶部郎奉第八子少不馴不肯帖帖隨諸兄所過多殘

咸諸兄亦忽之戶部思寄之僧舍已而以其頑閉之空
室中先生竊視架上有明史料數十冊讀之甚喜數日
而畢又見有經學諸書皆盡之既出因時隨諸兄後聽
其議論一日伯兄斯年家課先生欲豫焉伯兄笑曰汝
何知先生答曰觀諸兄所造亦易與耳伯兄驟聞而駭
之曰然則吾將試汝因襟出經義目試之汗漫千言俄
頃而就大驚持之以泣以告戶部曰凡失吾弟戶部亦
愕然曰凡失吾子是日始為先生新衣履送之入塾讀
書逾年遣請業于梨洲先生則置之絳帳中高座先生
讀書五行並下如決海堤然嘗守先儒之戒以為無益
之書不必觀無益之文不必為也故于書無所不讀而

識其大者康熙戊午

詔徵博學鴻儒浙江巡道許弘勳以先生力荐辭得免
明年開局修明史崑山徐學士元文延先生往時史局
中徵士許以七品俸稱翰林院纂修官學士欲援其例
以授之先生請以布衣叅史局不署銜不受俸總裁許
之諸纂修官以稿至皆送先生覆審先生閱畢謂侍者
曰取某書某卷某頁有某事當補入取某書某卷某
頁當叅校侍者如言而至無爽者明史稿五百卷皆先
生手定雖其後不盡仍先生之舊而要其底本足以自
為一書者也先生之初至京也時識意其專長在史及
崑山徐侍郎乾學居憂先生與之語喪禮侍郎因請先

生纂讀禮通考一書上自國卹以訖家禮十四經之箋
疏廿一史之志傳漢唐宋諸儒之文集說部或無遺者
又以其餘為喪禮辨疑四卷廟制折衷二卷乃知先生
之深于經侍郎因請先生遍成五禮之書二百餘卷
當時京師才彥霧會各以所長自見而先生最闇沒然
自王公以至下士無不呼曰萬先生而先生與人還往
其自署祇曰布衣萬斯同未嘗有他稱也安溪李厚菴
最少許可曰吾生平所見不過數子願寧人萬季野閻
百詩斯真足以備石渠顧問之選者也先生為人和平
大雅而其中介然故督師之姻人方居要津乞史館于
督師少為寬假先生歷教其罪以告之有運餉官以棄運
走道死其孫以賂乞入死事之列先生斥而退之錢忠
介公嗣子困甚先生為之營一衿者累矣卒不能得而
先生未嘗倦也父友馮侍郎濟重諸子沒入勲衛家先
生贖而歸之不矜意氣不事教援尤喜獎引後進惟恐
失之于講會中惓惓三致意焉蓋躬行君子也卒後門
人私謚曰貞文所著有補歷代史表六十四卷紀元會
四卷宋季忠義錄十六卷南宋六陵遺事二卷庚申
間遺事一卷河源考四卷儒林宗派八卷石鼓文考四
卷文集八卷而明史稿五百卷讀禮通考一百六十卷
別為書今其後人式微多散佚不存者先生在京邸攜
書數十萬卷及卒旁無親屬錢翰林名世以弟子故哀經

為喪主取其書去論者薄之予入京師方侍郎靈皋謂予曰萬先生真古人予所見前輩諄諄教人為有用之學者惟萬先生耳自先生之卒叢山謚人之緒不可復振而吾鄉五百餘年攻媿厚齋文獻之傳亦復中絕是則可為太息者矣

先生之志姚人黃百家閩人劉坊吳人楊元咎皆為之黃志最覈其後方侍郎為之表則尤失考據至謂先生卒于浙東斯言不見本表而見于海定九墓文中則在侍郎身在

京師乃不知先生之卒于王尚書史局中而曰欲吊之而無由其言大可怪侍郎生平于人之里居世系多不留心自以為史遷退之遠傳皆如此乃大疎忽處

也又謂先生與梅定九同時而惜先生不如定九得邀日月之光以為泯沒則又大謬先生辭徵者再東海徐尚書亦具啟欲令以翰林院纂修官領史局而以死辭之蓋先生欲以遺民自居而即以任故國之史事報故國較之遺山其意相同而所以潔其身者則非遺山所及况定九乎侍郎自謂知先生而為此言何其疏先生嘗言遺山入元不堅持苦節為可惜

劉繼莊傳

劉繼莊者名獻廷字君賢順天大興縣人也先世本吳人以官太醫遂家順天繼莊年十九復寓吳中其後居吳江者三十年晚更遊楚尋復至吳垂老始壯歸竟返

吳卒烏崑山徐尚書善下士又多藏書大江南北宿老
爭赴之繼莊遊其間別有心得不與人同萬隱君季野
于書無所不讀乃最心折于繼莊引參明史館事願隱
君景范黃隱君子鴻長于輿地亦引繼莊參一統志事
繼莊謂諸公攷古有餘而未切實用及其歸也萬先生
猶惜之予獨疑繼莊出于改步之後遭遇崑山兄弟而
卒老死于布衣又其栖栖吳頭楚尾間漠不為枌榆之
念將無近于避人亡命者之所為是不可以無考也而
竟莫之能稽且諸公著述皆流布海內而繼莊之書獨
不甚傳因求之凡二十年不可得近始得見其廣陽雜
記于杭之趙氏蓋薛季宣王道甫一流嗚呼如此人才

而姓氏將淪于貉貉之口可不悲哉繼莊之學主于經世
自象緯律歷以及邊塞閩要財賦軍器之屬旁而岐黃
者流以及釋道之言無不留心深惡雕蟲之技其生平
自謂于聲音之道別有所窺足窮造化之奧百世而不
惑嘗作新韻譜其悟自華嚴字母入而參之以天竺陀
羅尼泰西蠟頂話小西天梵書暨天方蒙古女直等音
又證之以遠人林益長之說而益自信同時吳修齡自
謂蒼頡以後第一人繼莊則曰是其于天竺以下書皆
未得通而但畧見華嚴之旨稱也者繼莊之法先立鼻音
二以鼻音為韻有開有合各轉陰陽上去入之五音陰
陽即上下二平共十聲而不歷喉腭舌齒唇之七位故

有橫轉無直送則等韻重疊之失去矣次定喉音四為諸韻之宗而後知秦西蠟頂語女直國書梵音尚有未精者以四者為正喉音而後此得半音轉音伏音送音變音喉音又有二鼻音分配之一為東北韻宗一為西南韻宗八韻立而四海之音可齊于是以喉音互相合凡得音十七喉音與鼻音互相合反得音十又以有餘不盡者三合之凡得音五共三十二音為韻父而韻歷二十二位為韻母橫轉各有五子而萬有不齊之蔽援于此矣嘗聞康甲夫家有紅毛文字惜不得觀之以合秦西蠟頂語之異同又欲譜四方土音以窮宇宙元陰之變取新韻譜為主而以四方土音填之逢人便可印

正蓋繼莊是書多得之大荒以外者囊括浩博學者驟見而或未能通也其論向來方輿之書大抵詳于人事而天地之故蓋未有聞當于疆域之前別添數則先以諸方之壯極出地為主定簡平儀之度製為正切線表而節氣之後先日蝕之分杪五星之陵犯占驗皆可推矣諸方七十二候各各不同如嶺南之梅十月已開桃李臘月已開而吳下梅開于驚蟄桃李開于清明相去若此之殊今世所傳七十二候本諸月令乃七國時中原之氣^候今之中原已與七國之中原不合則歷差為之今于南北諸方細考其氣候取其合者詳載之為一則傳之後世則天地相應之變遷可以求其微矣燕京

吳下水皆東南流故必東南風而後雨衡湘水北流故
必北風而後雨諸方山水之向背分合皆當按籍而列
之而風土之剛柔暨陰陽燥濕之微又可次第而求矣
諸方有土音又有僂音蓋五行氣運所宣之不同各譜
之為一則合之土產則諸方人民性情風俗之微皆可
推而見矣此固非一人所能為但蕪其凡而分觀其成
良未古今未有之奇也其論水利謂西北乃二帝三王
之舊都二千餘年未聞仰給于東南何則溝洫通而水
利修也自劉石雲擾以訖金元千有餘年人皆草草偷
生不暇遠慮相習成風不知水利為何事故西北非無
水也有水而不能用也不為民利乃為民害旱則赤地
千里潦則漂沒民居無地可按無道可行人固無如水
何水亦無如人何虞學士始奮然言之郭太史始毅然
行之未几竟廢三百年無通而問者有聖人者出經理
天下必自西北水利始水利興而後足食教化可施也
西北水利莫詳于水經鄰注則時移勢易十猶可得其
六七鄰氏畧于東南人以此少之不知水道之當詳正
在西北欲取二十一史闕于水利農田戰守者各詳考
其所以附以諸家之說以為之疏以為異日施行者之
攷證又言朱子綱目非其親筆故多迂而不切而闕系
甚重者反遺之而別作紀年一書凡繼莊所撰著其運
量皆非一人一時所能成故雖言之甚殷而難于畢業

又言聖王之治天下自宗法始無宗法天下不可得治
宜特為一書以發明之是則儒者之至言而惜其書亦
未就予知之繼莊也以先君先君之知繼莊也以萬
氏及余出遊于世而繼莊同志如梁質人王崑繩皆前
死不得見即其高第黃宗夏亦不得見故不特繼莊之
書無從踪跡而逢人問其生平顛末杳無知者因思當
是時安溪李閣學最留心音韻之學自謂窮幽探微而
絕口不道繼莊與修齡咄咄怪事絕不可曉何況今日
去之六七十年之後并其出處本末而莫之詳蓋可傷
矣近者吳江徵士沈彤獨為繼莊立傳蓋繼莊僑居吳
江之壽聖院最久諸沈皆從之遊及其子死無後即以
沈氏子為後然其所以後子今亦亡矣故彤為所傳亦不
甚詳若其謂繼莊卒年四十八亦恐非也繼莊弱冠居
吳歷三十年久又楚之燕卒死于吳在壬申以後則其
多矣蓋其人踪跡非尋常遊士所閱歷故似有所諱而
不令人知彤蓋得之家庭諸老之傳以為博物者流而
未知其人予則雖揣其人之不凡而終未能悉其人生
平行事乃即據廣陽雜記出于宗夏所輯者畧求得其
讀書著書之槩因為撮拾而傳之以俟異日更有所聞
而續序之

予又嘗聞之萬先生與繼莊同在徐尚書邸中萬先
生終朝危坐觀書或瞑目靜坐而繼莊好遊每日必

出或兼旬不返歸而以其所歷告之萬先生萬先生亦以其所讀書證之語畢復出故都下求見此二人者皆侍萬先生為多而繼莊以遊罕所接時萬先生與繼莊各以館脯所入抄史館祕書連費接架尚書既去官繼莊亦返吳而萬先生為明史館所留繼莊謂曰不如與我歸共成所欲著之書萬先生諾之然不果繼莊返吳不久而卒其書星散及萬先生卒于京其書亦無存者繼莊平生講學之友嚴事者曰梁竒頤酌滋衡山王而農而猶心服者曰彭躬菴以予觀之躬菴尚平實而繼莊之恢張殆有過之惜乎不得盡見其書以知其人更二三十年直泯歿矣世有

如晁子上陳直卿者倘附存其新韻譜之目而以予所述其書之大意志于其後猶可慰繼莊于身後也繼莊書中所述大兵征俄羅斯及王輔臣及平涼文俱極可喜

繼莊之才極矣頤有一大不可解者其生平極口許可金聖嘆故吳人不甚知繼莊間有知之者則以繼莊與聖嘆並稱又咄咄怪事也聖嘆小才耳學無根柢繼莊何所取而可許之乃以萬季野尚有未滿而心折于聖嘆則吾無以知之然繼莊終非聖嘆一流吾不得不為別白也

山左學使者羅君竹園示予蓬萊王孝子事跡士之甚
大之甚君曰先生曷以文發之作王孝子傳

王思崇者字仁菴山東登州府蓬萊縣人也為人原款
而深挺貌修骨聳造次不能以文自達蓬萊縣小吏尹
奇強性險猾頗以巫醫之術有寵于官思崇父永泰因
寘產典角口被毆中要害立死時思崇甫九歲祖母劉
氏年高門戶軟弱訟之官不得直僅給埋葬銀十兩祖
母內傷自縊思崇母劉氏健婦也瘞其姑彙彙厝永泰
棺于市僦屋其旁居之大書曰豎子殺爾父者誰也泣
血三年病甚呼思崇至榻前授以官所給銀曰汝家以
三喪易此海枯石爛存此志恨不可忘也豎子識之恩

崇既游羅大事家盡落依舅以居厲志讀書稍長補諸
生誓于父柩前尋仇以斧自隨其舅患之誘居長山岳
中禁勿令出固諭之曰豎子之志固當但殺人者死是
國法也汝父之鬼餒矣思崇流涕聽命思崇晝取史記
伍子胥白公列傳朗讀讀已痛哭夜靜焚香長跪告天
絮語達旦時或困倦假寢輒連殺魔厭大呼怨家在此
年二十八舉子嗣辭于舅曰可矣遂行踰月忽遇奇強
于道揮斧急擊稍遠不中乃投以石仆地道旁人爭抱
持之得免奇強諱不言裹足不出一日偶獨立門首又
為思崇所見直前斫中其首帽厚偏引至耳扶傷脫走
其家奔訴于官時已年遠吏胥案牘棄無可證思崇出

故所募銀陳之訟庭殊批爛然旁以血書鈴之縣令
嘆曰至性人也何不幸而過此吾欲危汝則傷終天之
恨吾欲聽爾則違累赦之條周禮訟人之法具在各為
趨避已耳恩崇于是歎然而哭縣令亦哭堂廡內外觀
者盡哭恩崇既再舉不得竒強亦遠遁棲霞相隔八年
遼蓬萊縣人有患病者力延竒強禱治竒強亦以事久
稍安入城過一小巷四顧無人方徘徊間俄而恩崇突
出抱之竒強皇窘伏地乞哀恩崇曰吾父違汝久矣遽
劈其腦腦裂以足連蹴其心而絕于是見者驚出不意
相率前擁恩崇恩崇哭曰豈有白日殺人乃畏死者遂
自繫赴縣會竒強家訟當日永泰故自縊非歐死縣令

欲開棺驗視恩崇請曰小人已育子矣寧抵死不忍再
暴父骸以受毀折叩頭出血縣令惻然乃為博問于介
衆皆曰恩崇言是遂竟詳法司法司議曰古律無復仇
之文然今查律有殺擅殺行兇人者予杖六十其即時
殺死者不論是未嘗不教人復仇也恩崇父死之年尚
未成童其後疊殺不遂雖非即由即矣况其視死如飴
激烈之氣有足嘉者相應特予開釋復其諸生即以原
貯埋葬銀還給尹氏以章其孝且將具題旌禮恩崇之
舅聞之見有司曰豎子求見其父母耳夫人遭竒禍以
要旌門式閭之崇又何忍矣法司嘆曰汝亦賢者也遂
止而祀其母于祠時康熙四十八年也其時這恩崇事

者撫軍則中吳蔣陳錫提學則北平黃侍講琳與滇南李觀察蒞甲云

全子曰恩崇年六十餘猶為諸生以目肯乞休于竹園蓋故泣血時所成疾也東人所作恩崇詩文劇多類拉襍難上口翻不如法司讞語歷落可喜因別撰一通以貽之

董永昌傳

董永昌字山雲一字復齋諸生應遵孫也由太學生知房縣累官知永昌府致仕子宏嘗請予表其墓竊嘆其歷官所至有古循吏風然不特進取未遂且以此罷官不特天下之人莫有知之者異吾鄉之人亦不知世

無孫可之彼何易于輩固應沈屈茲錄應隱學書屋詩乃撮其大節于左永昌之知房縣也房在鄆之萬山中十三家餘孽安集未久井竈蕭然先是房之田分三等其賦以是為差及亂後阡陌荒蕪有司招民所墾者上中二等之田而所報者下等之賦牧守志在勞耒不加詰也至是有詔令長吏募民墾荒其能盡地力者得書上考別襄鄆鄆之間有司各踴躍沒事而房縣獨闕然牧守疑之以問永昌則對曰小民貪一時之利不顧後來之患今房之所未墾者下等硯瘠石田耳墾之所入甚少而其賦額之在藩司者皆上等課也且將不償所出下官已名耆老戒無妄動矣孟子以闢草萊為有罪

者此類是也牧守不以為然笑曰吾儕居官傳舍耳但得書上考以去何鯁鯁過慮為而永昌終力持之得止嗚呼由此後三十年持節開府大臣河東王士俊廣西金鉅所為觀之耒鋤遍于境內之沙磧其強民以田也如驅之出兵者然卒為中州南土之大患一民報壑竭其故田之所入以充其新田之賦尚為不足而新田終于不毛然後知永昌之所見者早惜其僅持之彈丸之地不得以此論聞之當宁也荆門大盜誣房民以與謀及密訪之則荆門之吏役私令其多所連染以為羅織計而房民寔不豫焉已聞之憲司非所能抗乃遣房吏衛之行既出境醉荆門之吏而遣之其人遂挈家十餘口

入蜀避之其仁心惠政有出于成例之外多如此其知永昌也遮放猛卯二土司爭界制府檄往訊之瘴氣方盛雖本土吏胥皆請稍緩之士官亦意使者之必不遠至也永昌謂事久或成變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勢難畏縮遂概然而行卒亦無恙前此所未有也其同知萊州也昌邑素困大水乃濬其河損資築長堤于縣南以捍之遂絕水惠及去萊人老幼祖送不絕于道其知永昌也僅七月而解組時是制府議開孟迺銀山下其檄于府永昌謂孟迺乃土司若開山則勢先遣大既遣大勢必凌蠻戶而金刀所在漢人與蠻戶必有互相攘竊之事且成亂階以書力爭制府頗不喜會

六月市中米價驟涌民多死者若起齒文移至行省往返需六旬嘆曰吾不能待請而行矣乃以便宜發倉平糶并借施之穀以給之而飛騎請擅行之罪于制府果遭嚴譴然無過可指乃以年近七十年老不及去官蓋猶以前議也既而制府亦頗知孟廼之不可輕入稍悔之得中止且深歎歎仄而

天子亦有原官致仕之命論者謂其時制府固賢者非竟屬時風衆勢齷齪之徒也開礦為明神廟時厲政不可行于中土者何況番部至于便宜施賑乃沒長孺所以見知于武皇而今以之罹咎不亦可為太息乎然永昌雖以此去官而卒能感悟制府過其議而不行是則身雖去而言得用亦可以無恨矣永昌少隨萬徵君季野遊得聞證人之教所謂儒者之得力蓋在此乎其詩不事修飾稱情而出仲子家季子宿皆與予善永昌之歿去今不十餘年諸子貧甚其清操又可知也

李仲元別傳

李世熊字元仲福建之寧化縣人也學者稱檀河先生明崇禎間稱古文者東鄉艾南英晉江曾異撰番隅黎遂球南昌徐世溥暨世熊而歸德侯方域輩尚稍後國難以還枯槁蕉萃從事于故國之音塵乃卒得保其首領以終固其智畧然亦有天幸焉近人為作傳者頗不能發明其志槩予得泛南雷書庫中見其所撰狗馬史

記而異之三復之餘為之泣然出涕嘆曰其文之音節
雖非離騷其立言之旨則與之爭光可也乃仿舊史之
例刪節其諸序即以為其傳嗚呼此足以盡其志槩矣
其第一序曰紀治亂必審其正傾定正傾必測其表晷
晷正則南北陰陽與俱正也地晷于天聖人晷于天地
物晷于人彞晷于夏比其傾也天表移而聖晷匿罔兩
樹臬而試陰陽之氣罔兩之樹臬則必于夜也不則酸
雨毒霧也不則萬目皆盲也何也晷不可見也和未
揚若華未光雖馳走強陽影固無所屯也不可見而猶
稱曰表者則罔兩之微睇自為熠燿而意北意南也非
獨掩目而意南北之方必將例臬而易聖人之位聖人
則死矣有其類裔焉耳有其六經焉耳是皆聖人之晷
也臬之例也必以文王晷于祀祿妃姒晷于龐吠大保
晷于旅契周公晷于狼仲危晷于纍狗管仲晷于唯嚙
此數聖賢者皆天之表晷哉天臬燼則聖晷絕世皆蘊
火而晝息然猶有障面而行避日而趨索蔭穿竇而馳
且嬉者是尚知有日威之赫也哉臬未燼而晷未絕也
何也今使周公血口而植圭仲尼反袵而修策曾閔較
髮而御親游夏刺尔而搯戟子華弛幸而相賓仲由斷
纓而降北雖甚驚猛必贊其不可也驚猛以為不可而
周孔之類高誦法六經多莫不可者是則天地為敗竈
而人為溫薪天地為市釜而人為臠肉矣不然則皆冥

與育矣皆霧與雨矣冥育霧雨之事則雉求牝也鴻離
魚也鱖取子也大豕交于官妖馬騰于禁而野狐升于
座也亦豈有南簡董狐者揚燎秉炬泚筆而書青閭者
乎南董所不書而我則書之且疊書之我則許世之為
冥育霧雨也晷則不見圖影而像之云爾景則不見燐
火而燭之云爾夜之人不能滅我燭而滅厥景則不也
罔而之臬仆之哉然則將不旦乎何哉其不旦也曜靈
升而燭熄而晷正南北陰陽童子緩步而量其修短矣
夏首有人見髮景而疑鬼也嫉之而反走走愈疾而髮
景愈逼蹶然喪氣而蕭死夜之人其以我書為髮景哉
其以我書為陽燧哉其第二序曰日晷匿而萬景熄我

圖影而醜之得無以我為秦政之繪工菑海神之猙而
自為厲哉我則有大悲焉大耻焉大憤焉日之入于虞
淵也懸十鑑而不見鬚眉則以天下之人皆無景矣在
月中則指為鬼也在日中則以為老人之子老人之子
生而不識父母鬼之惡也則于墟墓嘔嘯焉天下皆失
父母而入墟墓慘哉隋有妖人焉將盡衆而用之則懸
鏡令照之或影為王侯將相或影為犬馬蛇豕于是惶
駭而服之則影乃更為王侯天下盡眩于妖鏡矣是面
有莩而病有忘也海濱有犀焉自醜其影不忍鑑也觀
清淵焉必憤而涵濁之清淵之陷惡景也無筭矣曾無
揚泥而堙其渚者是日有翳而中有瘕也悲夫天下睢

睢而我則涕且嘻天下莫莫而我則慙且怍是何為哉
春羽如黃而驚靈之鳥獨愴愴啼血血盡而悲極卒不
知所悲者為何也屋穀比鄰鮑猶交荐人不相羞也風
狸獨見人而掩面必以其可羞者人也卒不知所羞者
何事也句踐失國越之人未怒也而蠅獨怒之越之人
未喻也而句踐獨式之卒不知蠅所發憤者誰賈之氣
也嗚呼以上帝之蕩而日月之瞞使我而獨為驚靈之
鳥使我而獨為羞狸與怒鼃也我則細且危哉乃尚畜其
影而彼之醜耶其第三序曰史之有例也自釋春秋者
始也名士畸人有傳哲謀排難報怨有傳前乎史者未
聞也是亦例乎曰變也世變則例變以義起也以悲起
以恥起以憤起昔之亡王屏棄耆老剗刈謀臣則有扶
目懸闥憤發背死眼光淪地自墮長城者今盈庭張懸
淪胥有賸言百里謀滅其違者乎故傳哲謀悲鄙闇也
甲山之閒浙閩蕩析之日其蒙面而竊糈者皆擬魏科
獵古文口設忠孝筆搖華岱者也無望矣靡他矣曾有
賈馮封及迫脅後起者乎非當世所謂名士乎故傳
之耻之悲也昔之興王多有瀕危而免几敗獲全者康
王以泥馬渡河照列以的盧出險孫權飛越于津橋
克用禁嘶于林木蹄鬣有靈而鬼神致順今者螻蟻緣
于龍鱗魚服制于豫且漢祖竟厄丁公齊侯不值丑父
嗟夫悲哉可憤憤者此也故傳排難也孔子曰以直報

怨今屠邦族而酌其僕隸剃髮膚而致于肝腦辱子女而侑以玉帛是報不啻以德也故傳直報憤之耻之也昔之悞天下者多以威權震主神姦驚國今亦患得失貪生怖死之鄙夫耳遂使溫飽而破江山壇社而陪壁視亦可悲哉故整頓斯世者必非斯世之人洗沐舊汙者斷非舊汙之士傳畸人思不世之才也凡皆以義起也紀志列傳為目二十有七書始于乙酉符諸二百七十七年而縮也附四裔于地志閏之也起于鼎燕迄于破吳裁其三十四年取春秋之數也是亦例乎曰非也以義起也以天起也其序再臣傳曰禍敗相尋治日常少者本于美臣之多乎世所指為弄臣者涇魚斷袂耳

黃頭郎紫宮雄耳梨園子弟鬪雞小兒耳侏儒諧笑北門供奉耳不然則降神攝魄採藥燒金祕密演探諸方術耳不然則鴻都文學宣陵孝子典夫墨勅斜封諸續貂者耳之數臣者世亂則增亂非由此而亂也自各之意以為天子而豢畜其臣下人臣而自治其傭隸險陂化遷情類賈敗何詎非弄臣乎天子之意以為富貴賤賤生死者可任顛倒其臣人臣之意亦不過以富貴賤賤生死者詭隨其君如是則志汙志汙則慮邪慮邪則智爽智爽則神搖神搖則形喪質身以與人質君以與敵叢垢集穢醜顏而不知則弄臣之究竟矣然而申屠嘉几殺節通東方朔直斥董偃光武欲以繁殺弄桓譚

而宋弘力詆其鄭衛玄宗欲以女樂弄元德秀而元德秀獨進以子為天下亦有不可弄之臣而天子常有弄人臣之意謝相故事也而疑其涕泣命相亦故事也而瞰其庖厨以美醞悅妻孥而王旦不復諫天書是殆以富貴生死者為賢愚所同絡之網也何以網之殆于弄之矣史彌遠以爵祿縻天下真德秀拂衣不肯為漫官蔡京牢落士大夫者二十年超然遠跡者惟胡安國夫以彼盜竊阿柄變置中邊負養虎之能時飢時飽假虎怒以作威負賦徂之智或三或四變狙怒而相勸方且以見美于君者反美其君而因以遍美朝廷之士迨乎覺積流煙事窮勢逼身禍既酷而國祚亦隨之其初之以富貴貧賤生死上下鉤錙次且聿勒者不至破裂銷亡不止君臣交為所美而不自知嗚呼人臣其無以傭隸自治人主其無以豢畜典臣哉其序直報傳曰夫準吉凶于陰陽隲定章瘳以玉缺則枉者直矣天王之職廢而後元黃蘊為鬱火血氣壅為激湍屯烟昏翳何知昭闇涕涕而已及其揚也亦可燎原湍之洄也攬雀飲腐不可搏散及其決也亦遂滔天故吳人新破喜喜而致水淫晉人新勝嘻嘻而來燥暎愁暢相傾水火相勝天為象其机矣仇不必復而有復之形有是形者即有是情雷霆不為誅惡逆而衰慝者憚其嚴威忠義不必襲甲兵而忘者隱然指為敵國是其形也雷霆或加于

木石虫畜暴者不敢訶其無靈忠義或夷為原草埃塵
後世比諸金玉是其情也斯則不可知者天之事也無
所不直者人之氣也人不自直而天即直之可必使日
南日北夜旦如環分春分秋暑寒正等則人為肥蠹而
天亦忽夫矣今夫叅人集大則饗託于羿矣而淫夫萃
棘乃展席于璜臺渙林之湛必浸及痔癰而蕭芥之膏
多酌夫藥石貞回畸享倍蓰無算蓋天之失直久矣譬
則萇弘支周自以為桃李而首離血碧天以為瑤玖也
正則攀轅自以為傾蓋而懷沙沉石天以為東帛也介
推剗股自以為一飯而烈山燼骨天以為千金也人之
報人則不干乾餼滑酒之細旅酬笑爵之等也亦傾倒
于人情所極至者而已是故胥濤未能蕩越也巡厲未
能殄也而天下後世婦人孺子莫不直之者氣之所
至而情至情之所至而形至天亦至嗚呼九頓乞師則
已懦三羅斬衣則已細載羗馳壯納矢還廟事會之極
則天人交起何必尋九世之仇于小侯問百年之怨于
水濱哉其序畸人傳曰嗚呼誤天下者其庸人乎庸人
者屈原所謂党人也原之言曰党人之鄙固不知余所
減重任載盛兮陷滯而不濟又曰誹俊疑傑兮固庸態
也始于誹疑卒于鄙固始于鄙固卒于陷滯嗚呼党人
之庸至此乎方其毛舉擊擊樹幟護籬自不謂鄙也脫
乎營官身勢迅滑如彈丸自不謂固也一旦海波蕩殺

坐失千金之壺盡羅滅頂之凶有拔足崩流掉萬石之
載而晉安瀾者乎身尾既濡神魄拓落于是則藏身狗
竇抱頭雞栖輸金緩死媒女進身破族屠宗賣交公主
無不可為所謂庸人者遂為大逆窮凶極陰之人究其
蕪矢負塗澣澣濯無榮雖續殘喘故行戶耳不謂之庸
可哉鑪敗則滅而更鑄屢傾則撤而更新新莽之篡世
盡淪汙德已而歌則歌以十百萬已而哭則哭以十百
萬人心狂醒天日几悔而鄧馮寇賈有隕自天漢室之
衰羣家並起未有挾天子以令諸侯之說也未有保長
江而據之之說也未有跨荆益撫戎夷據荊州以向宛
洛出秦川以向長安之說也脩而文若子敬孔明蕪蒙
振祿山之叛海內風偃倏而顏張郭李為海峯為天柱
亦竒矣哉殆天啟其聰而非人所與慮也是以謂畸人
也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及之則庸人者畸于天而
侔于人天所不許而欲党疊侔因任為蕭管樊誘凶逆
委諸廊清收羅射旣寄以民社是以胎濯垢而鴉解醒
眇相眇而跛相跛也覆前車者庸人而推後轂者又庸
人轉轉陷滯哀斯人之出坎無時也今夫織餌畢命者
筭魚也一隈待弋者洲鷺也覆粟而呼者雀侶也悅草
而鳴者麋羣也庸人之嗟汙謀梁呼羣圍活則亦雀鷺
魚麋之至矣是披羊之客所以癡唾乎萊傭而墜驢之
叟倘假寢而不顧醒也其序排難傳曰有不解之環引

椎而碎之解矣有不理之絲操刀而斷之理矣此濟亂
之一喻也有大軼之縈烏拔不可嘗也凡無厚而節有
間則游刃恢然矣范蠡曰天時不作勿為客人事不起
勿為始此又一喻也古之出險定傾率取于是當其有
間也則少伯然取于石室斯卒亦探肉于狼牙當其游
刃也則于謙義取于公申陽善抗謨于瑕呂于是陸烏
挽于下春岱革拔諸平地當其天時之合也則險如鴻
門而有項伯憊如蕪亭而有馮異曹操之阨蒲津而有
許褚丁裴孫權之阨津橋而有凌統谷吉利朱泚之襲
奉天而有倒印追騎之段秀實甚者紀信誑楚而漢以
興韓城誑漢而明以熾當其天時之墜也即魯昭之奔
而有子家衛成之俘而有甯俞故天下無不解之環不
理之絲甲申之變遠不窘于奉天近未危于土木十省
金甌閨門未撐假令廷益東樞郭登保塞併日蒐乘繕
守九門武庫且充內帑且溢探甲堵禦尚可氣奪小醜
也而樞輔離心文武失魄奄人送款使卜世金湯累朝
蓄積三日之內揖公磨而奉之自書冊以來所無有也
而南中而浙東而閩中不迫于蕪姜蒲津也不窘于津
橋鄱湖也公侯抱首突如驚羸至尊孤露子類郭君有
負羈紲而從持糗糒而進者乎千金之子必有從亡之
僕萬乘之主顧無一殉危之臣書冊以來所無有也謝
枋得云江南人才未有如今日之可耻者欲求一瑕呂

飴甥程嬰杵臼廝養不可得也今即欲伸眉吐氣慨然
能為枋得之言者亦不可得所為感憤漣沍傷人之無
良而又怨天之疾威也其序妖祥志曰今使星文靜章
山海澄峙世飲食已矣倏見惡馬保毛紛沓非人非魅
必震惶失魄曰妖其興乎古之賢者正容告世曰妖繇
人興也繹若言也必將震疊于臟腑肅戒其肢節因而
廣志定心銷落芽孽于是元黃晏清靈蠢靖列則賢者
之論定矣然而妖竟興矣不知誰為之矣吾嘗見兩日
辰摩太白午輝纖鬼盡言火星爆衣吾嘗見里徙市沉
山鳴城泣草如兜鍪戴文高鼻吾嘗見萬里傾瀉大葦
曳帛伏中雨雪日中雨麥吾嘗見王侯別為羊豕牙爪

藉為枕席斷胛閉織梁孺競戲狐鬼暱于伉儷顧豁多
于蝼蟻吾嘗見奪室而後其夫屠父而子其子僚官易
室而栖人畜同苦而處吾嘗見羅刹夜叉奉禰祖父乳
虎飢蚊職為字叔吾嘗見路絕蘋莎淵竭沙磔攬蔓者
人猿竄穴者人螫吾嘗見孔檣孟岩詛牲塗口蛇泉并
歌乎鹿蒞操鏡訓講乎羞者吾嘗見房駟奎婁同壇泮
壁忠烈降俘並祠血食壯繆父子孔堂通籍吾嘗見保
執厥毛尾被其頂舉衣廢裳振裘失領嗚呼良眸未眊
人皆見之豈非妖哉豈非妖哉人則典之天得不逞之
天寔為之人謂之何哉其序藝文志曰嗚呼矣又洽獸
猶遺符授魅與人無測符之靈而魅有喻符之智則保

蠱或同視肉而毛鬣當可說鈴也夫運日巫步而蛇噤
其喉啄木米符而蠹獻其命觀祝遂擬于靈文虎卜亦
疑于著策羽尾紛輪可知觀玩非圖籍乎和菟綜書為
鳥鳴玉喬解經為鳥語周禮為言掌于夷隸獸言掌于
貉隸有是官必有是職有是職必有是籍而乃今為曠
設蓋藝文之無傳者亦夥哉且如蛇言喻于神始速馬
言譯于陽翁偉既無師訓寧有音義乎即雀言覆粟不
載廩人之編牛子為犧非記蝦巫之史古之神明以文
字酬答禽獸也有矣倘執六籍以蠢狗馬狗馬亦執橫
臆以蠢六籍彼此易觀終古猶冥盲也且吾聞之禹鑿
龍閔青犬導之而得金版之圖馬圖乍出旋演歸連象
彖續披乃翻騷史天地大文豈犬馬芽文而復神聖審
之縉紳先生服食之典則是神聖揚犬馬之氣而學士
又承其唾也文字豈為犬馬設哉使謂探博雅于瑯嬛
誦甲文之帝瑞勢必羣奉犬馬為教主家塾黨庠將盡
講介盧公治之業日月其怕胥趨魍魎于是元黃合沓
罔象皆迷鳥跡蟲書易而魚鳴狐嘯矣豈更有陽翟賈
子怙威勢燔丹籍而愚黔首者乎嗚呼夷隸司鐸亦有
譽髦貉隸鼓微亦有俊秀藝文之襍于毛鬣也蓋聖人
為之備哉其序外教傳曰所世禰詬辱者類于狗馬至
矣所几幸不可階及者期于仙佛至矣佛自言曰吾于
過去五百世作忍辱仙人仙佛殊名忍辱一也辱可忍

矣人亦何物足為詬乎嗚呼天下亦孰能不忍辱者滅
而君親裂衣裳冕亂而正耦攘而廬疇鞭笞使之穢惡
飼之辱豈猶未至歟忍辱而仙佛者是矣嘗仙佛歟
卒不仙也不佛也胡取辱忍為也所以然者生死之說
存而富貴貧賤之搖雖仙佛未免也佛言無生是厭苦
生也則不得不修生仙言不死益厭苦死也則不得不
救死于是而委蛇塵劫文之曰忍生率天下離人而入
匪人之徑也何者沉淪失志之人托情迂怪以拔其衰
濡變長饕之人滅頂醇膏以需于盡而戰爭于身困之
衢吐茹于存亡之際此以鉗心而捧欲甲面而逐波勢
不得不出于忍辱忍辱不得不至于甘啖受屠割悲

夫以登仙作佛之階忽墮為犬馬勿覺者生死富貴貧
賤之說撼之也怕其淫慝沒其靈神餐溷而以為鼎鐘
披毛而以為文綉圍牢而以為瑤圃蓮臺安知蠢然甘
啖臧者不洒然自命為仙佛乎此周孔所涕洟不欲通
也其序名士傳曰孟氏問楊朱曰人而奚以名為曰以
名者為富為貴為長生為子孫夫子孫于名何藉乎曰
名乃苦其身焦其心而得之者也乘其名者潤兼宗黨
况子孫乎凡為名者必廉廉斯貧必讓讓斯賤必身為
的的斯射三者何利哉曰此寔副其名者也吾以偽乘
之則富矣貴矣長生矣故凡名者偽而已矣名寔散亂
于是公孫龍疾而思正之謂白馬非馬也白取色馬取

形言色則形不與言形則色不與合以為物非也同時
好辨者桓團施惠之流又演其說曰狗非犬犬可為羊
也狗馬之說駘蕩益恠而名寔愈亂則迴犬似人轉為
黑矣指 似人不類也謂 似獲獲似但但似人則犬
似人矣吾為正其說曰狗亦馬馬亦狗狗馬亦人此其
情形之背也無算矣合以為物而無疑者名寔眩也梟
名曰鸞莎名曰芝跖名曰夷嫫名曰施嗚呼以是名名
之可不以是士士之手華歆王衍褚淵沈約皆名士也
皆狗馬也漢士爭名駢首爭死糜身湛族而不辭輓士
修名亂首偷生獻室屠親而不憤以此為富貴即富貴
矣以此為死即不死矣以此為非狗馬即非狗馬矣故

天下之至眩者莫甚于狗馬與名士也此公孫龍桓團
惠施之流所不及辨也其序忠義狗馬傳曰公孫述及
而叔王皓皓曰犬馬猶識主而况于人乎遂伏劍以死
以為人之報主甚于犬馬也今翩然反之則曰人猶不
識主而况犬馬乎此一悖也凡物性近于人者人必憐
愛之設反哺跪乳蜂蟻國之事于昏暴之前未嘗不
肅以聽也至有設馬能殉節犬能復仇者雖莽操懿溫
猶交口而贊其善也今指士大夫而曰爾為龍比爾為
夷齊則逡巡而額溫莫或敢任者是以懿德奉犬馬而
以凶德自居也此一悖也或見恠焉秦犬逝而守齊門
魏馬逋而負燕客則共恨為妖矣甚有言飼犬而噬其

翁修廐而齧其主者雖非同室猶痛其不祥而協力磔
裂之也今馳人車而反衝以攻其城食人祿而藉糧以
攘其土則又以惠迪戒犬馬而以逆惡自蔽也此一悖
也之三悖者茹不潔以為薊攫腥血以為旨也毀膚髮
以為修易家室以為禮也摧城之哭以為笑湧濤之怒
以為喜殺罪之檄以為戲齧舌噴血之罵以為蠅蝮之
過耳貞臣恭子義友烈婦以為醒狂而晝鬼也于是舍
人而陳忠義于犬馬豈謂狗馬亦可設忠義哉吾以為
無忠義則亦不可為狗馬何也無忠義則如豺狼之不
可嚮迹而虻蜋之不可暱就夫人防豺狼虻蜋而不虞
狗馬則以其猶有忠義足恃也假令犬馬而為呂文煥

